



## 本土文本

## 夕阳下的长椅

(小说)

□汪微



经受了整整一天的种种冷遇，我变得十分疲惫。这时候街道上的行人已经不多，我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休息，沮丧地打量着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我长时间地沉默着，直到长椅另一端传来一声苍老的叹息。

在暮色中，我注意到那是一位跟我的装扮年龄不相上下的老汉，面目清癯，衣着陈旧，略显寒酸，可是双眼透出一股慈祥和期待。几句简短的交谈过后，他的境遇已经明了：丧偶多年，三个子女早已成为社会上的体面人物，却几乎不跟他有任何联系。老汉生性倒也耿直，在得到我的同情之后便开始暗示：一个人很寂寞，有没有可能走到一起……这回我却没有感到意外，在刹那间终于明白，平日街头遇到的那么多微笑和殷勤，完全是冲着我的年轻美丽而来，而当这种年轻美丽不复存在时，微笑的世界也就轰然消失。

说真的，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的三年中，我从未注意过某些与寻常街市既相延续又相背逆的方

位。比如黄昏的长椅或是冬日的海滩，尽管它们跟我近在咫尺，不少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都频频去那儿小憩、休闲，可是我过多地留恋象牙塔，忽略了具体、直接的生活体验，直到为了完成博士论文而做完这次有趣的社会测试之后，我的心灵才算是受到了真正的震撼。

本来总以为自己研究的课题并不复杂，只是调查老年人的社会境遇。按照导师的要求，我化装成一个年龄足够老、身体足够弱的妇人。当我看到镜子连自己都认不出的垂暮老者时，怎么也沉不住气了，竟潸然泪下。我这人心理素质一向稳定，不轻易动感情，只是想到镜子里的老妇人就是五六十年以后的我，不能不黯然神伤！然而多重新感受对心灵深处的冲撞还不是开始，我注定要在这次社会调查中细细咀嚼一种断断续续组接而成的人生厚味。根据导师的叮嘱，从现在起我的心理年龄就要进入角色，于是拖着蹒跚的步履，伛偻着腰背，我上路了。

活动空间就是学院附近我熟悉的街头、商店和其他一些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接触对象也可以说是不太陌生的人们，于是我蹒跚地走进一家药店，尝试寻求医药的“援助”。这是一家设备上规模、药品门类颇为齐全的私人药店，看样子今天顾客不多，所以我在宽敞的店堂里十分显眼，可是那位倚在“扶助老弱、治病救人”公益广告前的服务生，瞟了一眼之后却神情漠然地掉过脸去。我向另一位服务生投去求助的目光，示意自己行动不便，然而他也毫无反应，一只手懒洋洋地搭在另一只手上有节奏地敲打着。我立即陷入一种莫名的尴尬，盘桓良久，终于走出店门。街市间一些人不时地向我瞥来白眼，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甚至忘了自己的真实年龄，带着一种颠颠倒倒的复杂心态，无意中又摸进了一个会场，这里正在召开“老人问题研讨会”。主席台上一位忠厚长者正侃侃陈词，从他激昂的语气中，我重新找回几年来在专业教科书中学到的

冠冕堂皇，于是心中又是一宽，便找了一个显眼的位置坐下。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面前都有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会场入口处的服务生也还在百无聊赖地侍弄着一叠纸杯，但始终没见他端一杯水给我……

我忧心忡忡地离开会场，走向街心花园夕阳下的长椅，于是便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真的不忍心看到老汉得知真相后伤心的样子，我借故离开长椅，又向附近的海滩走去。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像小鸟般叽叽喳喳地向我围过来，齐声喊着“老奶奶”，搀的搀扶的扶，举起手中五颜六色的贝壳问这问那。孩子们问的具体内容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是激动地向他们点着头，但不知怎的，一整天的失落和惆怅总是挥之不去，止不住流下了两行清泪。

我已经完全搞不清自己的真实年龄，也不急于回去完成那篇毕业论文，只是想静下心来，跟孩子们多待一会儿……

## 监考(散文)

□吴光明

又是一年高考。望着考点大门前接送考生的一辆辆专用大巴车，以及里三层外三层等待结束科目考试出来的家长们，我知道此时此刻社会、家庭和监考老师的责任有多重大，情不自禁想起了数十年前自己担任高考生监考经历的一件突发事件。

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学任教。记不得哪一年了，但那年担任监考老师，考场内一考生突然鼻子大出血的事儿至今历历在目。那时，高考都是在气温较高的7月份，而那年高考期间天气特别炎热，又没有空调。为防暑降温，县主管部门为每个考场都备有两洗澡盆的冰块，同时为每个考场安排两名服务员、几个洗脸盆和几条毛巾，服务员随时可以为需要擦汗的考生送去凉爽的毛巾。

“时间到，请各位监考老师进考场！”一天下午考数学，我和另一位监

考老师准时来到考务办公室，听到考点主任一声令下，我们拿起试卷袋和考务袋走进考场。分发完试卷，考生们一下子忘记了炎热，迅速埋头答起卷来。

十几分钟后，我在考场巡视中发现一名考生右手拿笔答题、左手捂住鼻子，顿生疑虑：“你的鼻子怎么啦？”“没什么。”他随口答道。我仔细一看，他的左手衬衫袖子内侧一片通红：“你把手放下，让我看看！”“真的没什么！”他仍然坚持奋笔疾书。我深知，对于一个寒窗苦读十余载的学子，在人生冲刺的关键时刻，要他停一下不容易，不过如此出血很危险，便严肃起来：“不行，你要对自己负责！”他不得不放下手，可手刚一松开，鲜血就从他的鼻孔里往外直淌。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考试结束时间未到，那位考生答题已经结束。再次走到他的桌旁时，他正在复查验核，且我看到他的答題除了个别地方有误，其他都应该得分，一种佩服之情油然而生：他原来是个待飞的精

灵，一定会在这次经历中完成人生的蜕变，似大鹏展翅直冲蓝天，飞达理想的彼岸。

考试结束，我和一同监考的老师带着答卷回到考务办公室，像是打完了一场胜仗高兴极了，每人咕咚咕咚喝下一大杯茶水，心中不知有多畅快！

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你们那次监考中处理突发事件，还在《高考简报》中受到通报表扬呢！你知道吗？”我摇摇头，不过还是喜滋滋了一阵子，倒不是因为什么荣誉，而是觉得这是我从事教育工作十多年中所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儿。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步入古稀之年，好多事情都已记不清了，唯独监考这件事忘却不得，还时不时想起那位考生：那年他考取了吗？考取了什么院校？后来分配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现在过得怎样？……

## 碎念里那张变色的凳子(散文)

□顾子墨

只有一个轮廓。

关于曾祖父的老屋子，唯记得一个双开门的门框，正对着水泥路。门内的正中有一张贴墙摆放的不大不小的木方桌。桌上有一个或绿色或红色的塑料网罩子，里面有几碗菜。应该还有几个塑料的热水瓶，配着木质的潮湿的塞子。有几张凳子，在灰蒙蒙的砖头地上摆着。有几人坐的木头长凳；有小板凳，可坐着剥毛豆、挑菜。

还有一种凳子，暗红色，很沉，应该是金属的。凳面的红漆脱落后会露出黄漆，黄漆再脱落则会呈现出银色而光滑的亮面。有段时间我对这张凳子情有独钟。五岁的我不懂为什么一张凳子会有这些红黄银色的斑斑点点，那些形状各异的色块就像是五彩的藻长在不大的水面上，又像是层叠的钙华池，又像是病人身上长的癣子。我问大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们说，是坐的时间长了。

好一句“时间长了”，小孩儿又怎么会明白。于是我在那张凳上坐了好几分钟，然后依依不舍又迫不及待地站起来，看看那奇特的花纹是否有什么变化。

或许有些变化吧。坐在门框旁，头顶挂着几个鸟笼。有一只黑身黄嘴的八哥。这只八哥会说话，我记得它说过一句“欢迎光临”。

祖母说，这只八哥会学电瓶车刹车的声音，大家常被它骗到，以为是送水的人来了。不过这样有趣的场景我没有亲眼见过，着实有些可惜。

我对屋子的记忆到此终结，至于鸟什么时候没的，以及老屋子是否还在，最后一次去又是什么时候，我大概不再有别的印象。

三

小叔祖父死于许多年前的一场火灾。哪里起的火，我不清楚，小时候只是被告知，小叔祖父是为了救人而牺牲的。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仗义的英雄。

义气，是我祖父身上最大的特点，于是自然地被我放在死去的小叔祖父身上。还有年轻，一头亮黑的头发，一件深蓝色的T恤衫，种种特点叠加，成了我脑海里小叔祖父的样子。或许这种印象与其他老人脑海里的不同，但他确实是幼小的心灵自主树立的第一个“人物”。

我至今都不清楚小叔祖父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参加了他的丧事，小叔祖父染过色淡淡发黄的头发上扎着一根白绳，哭得很痛苦。后来我不再曾见到过她，她改嫁之后，我也不曾再去纺线。

曾祖父在后来一段时间内也走了，留下一张非常和善安详的蓝底照片，和观音像、毛主席像一起在台子上摆着。每年过年，都要摆果子，点香，烧纸。祖

母常在照片前说说话，但我从没见过祖父说过什么，他只是忙着做饭，迎接从城里回去的我们。

四

曾祖这一辈，到现在还在的，就是曾祖母了。她做过一次大手术，恢复得很好，至今生活仍可以自理，打牌、烧菜都没有问题。

五

她抽烟，以前是用水烟袋抽水烟，现在是香烟，红壳子南京。水烟袋则作为一个小古董，现在仍摆在家里当作摆件。她有退休工资，常把“自己有钱”之类的话放在嘴上，还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买了两条大金链。她不太在意得失，在关键问题上又很拎得清，时而精明，时而糊涂，这大概是一种大智慧。

她

看得倒开。

六

小叔祖父靠在电线杆上吃饭，有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路过。乞丐不会说话，只是用手比画。小叔祖父到屋内给他拿了一双筷子，一个大碗，里面盛满了饭和菜。乞丐拿着碗，边走边扒，小叔祖父喊：“够不够，还要不要了？”乞丐没有回头。

太阳逐渐落山，绿色田野的尽头，是红色、黄色、银色的光晕。

那天我在那张会变色的凳子上坐了好久。鸟笼用布罩着，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鸟，还有没有鸟。

一晃已经十几年了。

## 江海新韵



## 心跳得那么快(同题诗)

□王相华

心跳得那么快  
面对波涛巨浪高过我的视线，  
甚至是，它从原来安静的位置  
纵深越过了头顶，  
向浪尖的白云和星星靠近。  
这是我无法预测的结果。  
一直觉得：它这么多年，  
会在我管控之内，专属且不可  
逆转的指向，  
随着时间推进，  
——越来越恒顺我的生活。  
看来，我低估了看似属于我又  
悖逆于

我的事实而收回成命，  
任由它跳跃着，  
像从千年枷锁里逃亡的生涯。  
它低下头，看见我，  
还在人间六月的沙滩上发呆或  
静坐。

□杨晓婷

心跳得那么快，飞机  
收起滑动的轮子，像一只兽  
收起所有的奔跑，隐藏在空中

我深陷在飞行的座位上

看着路，渐渐消失  
许多年了，我仍是无法适应  
悬空的生活，无法相信  
一片浮云能够托起我沉重的一生。

□周周一

心跳得那么快。三十年后  
当我重返枫林，夕光下  
绿树，红花，映衬延伸的水泥路  
两边的红墙黛瓦，画卷一般  
层层铺展。村中的垃圾坑  
已改建成整洁的文化乐园，路

灯下

练太极的老者，打篮球的青年  
荡秋千的孩子，衣袂飘飘  
跳着曳步舞的女士，他们笑声里  
飞溅的快乐，打开春色无边

“一个梦想，在当年的课堂上生根”  
年轻支书牵紧我的手  
绕过大果林，又走进一片瓜地  
沉醉甜蜜的回忆之中，而我  
却分明感觉到他的心跳，在村

庄永恒的

血脉里，贯穿蓬勃的青春

□樵夫

心跳得那么快，海水倒流，火山  
口已熄灭千年  
岸在阳光之下，长出棕榈树，一  
些海誓山盟

被修成木栈道，由高处拾阶而  
下，三角梅  
烘托了寻觅之路的惊艳与迷  
惘，白帆划破天际线

海浪排空而来，白衣女凭栏远望  
一行鸥鸟，把海天的旷远  
推向更深的落寞，几千年  
没有人能留住旧日的涛声，更  
没能留住

大海心动时的烈焰  
冲天火光骤然腾起，又骤然熄灭  
让心跳更急促，让白色衣裙更  
明亮

让帆影更白

□晨叶

心跳得那么快。秒针  
总是从分针时针  
身上跨过，人生的计算公式  
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血液也能洄游  
在生命接力。逆流而上的鱼  
是时光的显示器  
标明一条河的心律  
顺时而行

用另一只手为自己把脉  
如树的根也在

波动。开出的花各有形状  
血不一定都是红的

□文今

心跳得那么快。风数完山边新  
开的  
几朵晚杜鹃，停在两只空酒杯上  
一如溪水经得起流逝

一如回忆叫我感知存在的深刻  
在南台山，我闭口不谈的事物有：  
野苹果，鹿鸣，绕树三匝的鹊鸟

我尚能抱住的事物是石，竹，残阳  
和陶公那张无弦之琴

如果清醒是致命的  
如果长安两个字，总叫我心跳得那么快

你会看见一个头朝北，醉卧在  
唐朝松树下的诗人  
露出他灵魂深处的姿势

□倪宝元

心跳得那么快  
而我的眼前，却是一片茫然  
无数个日子，连同彼此的刻骨  
铭心  
像落叶般向我袭来，我不知道  
那片  
能让自己心如止水

时间滴答，吹响前行号角  
我拿起笔，用累积十二年的勇气  
去穿越命运留下的空白

□刘为红  
心跳得那么快  
春风请绊我一跤  
不要撞上他眼眸的急流  
时间请不要回头  
青涩已结满枝桠  
背影在南墙作画

心跳得真快  
在一场比赛里  
一翻身，咫尺即天涯

□伍晓芳  
心跳得那么快  
没有什么能够抑制——  
当一棵树遇见大风  
当一片湖水遇见石头  
当我在转角处瞥见你的影子

人世间总有那么多的大风、石头  
和命中注定的人  
不经意间拨动心里的弦  
发出震颤的回声

连空空的寺庙  
一天也会心跳两次  
一次是晨钟，一次是暮鼓

□蔡赞生  
心跳得那么快  
像一艘船滑向海心，碎裂的红  
酒瓶  
属于某一时刻  
必须走出来，不露一丝破绽

我装作与风中的碎末交谈，  
随意而闪烁  
敷衍，散步，让狗遛到隔板  
凭光感，好大一轮红日浮上来，  
魂和魄对上了  
天空很红，红得以为我还是来  
时的  
莽撞

还是童话里，无缘无故惊悚的一匹栗色马  
不知轻重，却未敢试探  
我得习惯，偏向海的一边  
偏向心跳的地方

